不同的是, 猫的尾巴尖可

以踩住。而 2018 年的尾巴尖,只 能眼巴巴徒呼奈 何。是的,谁都无 法中止时间的行

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时间也不会老。地会 老, 地老天荒: 天也会老,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就 不用说了,"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故而长命百 岁是极好的祝福。而百岁 之于时间的行程算什么 呢?比之九生,一毛都算不 上;比之银行,一分都算不 上:比之四库全书,一个字 都算不上;比之漫天浓霾, -微粒都質不上……

总之,时间不老,人老 了,我老了。

日前暨南大学之行尤 其让我感受到了这点。包

从后金到清王朝建

立. 这些八旗人的

后代也被称为八旗

子弟。后者中不乏

倚仗祖上有功干

新年快到了。这事可 括北大清华浙大同济在 内,2018年我去过的应该 不止十五所院校,那么何 以非暨大不可呢? 个中缘 在暨大讲座的开场白:"暨 南大学,1982-1999,我任

新年前后:老了,还是没老?

教十七年的地方。在这里,

有过创办日语专业的欢

欣,有过翻译《挪威的森

林》的兴奋,有过破格提拔

副教授、正常提拔教授的

庆幸和骄傲, 也有过孤独

无奈的叹息和伤心失眠的

夜晚。我的青春梦幻,我的

中年苦旅,我的汗水,我的

泪水,统统留在了暨南园。

今早起来散步, 但见明湖

依旧,人面全非。人面不知

何处去,紫荆依旧笑秋风。

使得我一时不胜伤感,久

久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难

以自拔……"

(暨大师生们习惯这样称 呼老校园)正中心的人工 湖。漫步湖畔,三角梅绿枝 葳蕤,紫荆花开得正盛,仿 佛忽一下子落满了紫色的 蝴蝶。昨天一夜风雨,树下

生辉。置身其间, 如临仙境。场景 美不多和二十年 前我在这里的时 候完全一样。不

一样的是人——湖里湖外 整个校园往来徜徉一两个 小时, 熟识的面孔一张也 没见到。我教过的学生倒 也罢了,可我的同事我的 朋友我的熟人呢? 和我最 要好的朋友历史系F兄 已经永远离开了暨南园, 离开了这个人世。翻译过 日本申初连续剧《排球女 将》的同事 C 老师, 听说 已经老得不能下楼了…… 是啊,二十年,整整一代人 的跨度。同代人退了,病 了,去了,老了。我当然也 二十年后我还能出 明湖,是位于暨南园 现在这里吗?我不知道,没

铁骑即战马,更确切地说,本文指的 的。

显然是有感于后金八旗军骑兵 "养"马有方,《建州闻见录》作者接 下来忍不住感慨道, "我国之养马异干 是,寒冽则厚被子,雨雪则必避之,日 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八旗制度首先 夜羁縻,长在枥下,驰骋不过三四百 是军事制度;另外还有户口编制制度等。 步。菽粟之秣,昏昼坻阙,是以暂有饥

> 渴,不堪驰步, 少遇险仄, 无不 **耐蹶** 日不作骗 风逸踶啮,不顺

鞭策, 尤不合战

铁骑是怎样"炼"成的

弟。不知为什么,由这些纨绔子弟的作 竟下意识地令人联想起那些曾与他 们祖上一起出生人死、驰骋疆场、奋勇追

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时,

用以追杀敌人的战马。众所周知,努尔哈

赤建政的一大功绩,是创立八旗制度,即

以旗为号,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

八旗军事制度中, 由努尔哈赤担任 最高统帅的八旗军绝对不容小觑。作为 一支"打江山"的军队,八旗军不仅以骑 兵为主,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以铁骑制 胜。其"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军士禁喧 嚣,行伍禁搀越。当兵刃相接时,被坚甲、 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被轻甲、善射者,

从长矛人刀目,刀时以上,成为一个 从后冲击,俾精兵立他处,勿下 马,相机接应"。事实上这支兵骁 马骠、甲坚剑利的骑兵部队,在努 尔哈赤夺取抚顺、沈阳、辽阳等战 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铁 -战马真正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样的铁骑 是怎样"炼"成的呢? 当时有朝鲜作者曾 在《建州闻见录》一书中写道,"胡中之养 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骋为事,俯身 转膝,惟意所适";另外"栏内不蔽风雪寒 暑,放牧于野,必一人驱十马。养饲调习, 不过如此。而上下山坂、饥渴不困者,实

由于顺适畜性也"。"胡中' 属建州,亦即建州女直,后 被努尔哈赤统一,建立后 金。原来八旗军的铁骑平 时并不是被圈养在舒适恢 意的马厩里; 也根本没有 上好的"菽粟"之类精饲料 招待。这些铁骑展现在战 场上的奋勇驰骋的身影, 全然都是出于它们平时 "养"成的"顺适"-惯。因为不是圈养,而是散 养般"放牧干野",那里没 有遮风挡雨及夏躲烈日、 冬避大雪的空间; 觅食过 程中还难免要耐饥渴。所 以这些马匹更能顺应自然 及善于应对突发情况。再 看这些马匹无论是上坡还 是下坡,都不知疲倦;每 遇战事,骑兵乘马,驱骑 驰突; 行军或战斗间隙, 则或松缰或放牧, 根本不 需后勤……八旗军的铁 骑,正是这样"炼"成

国,整日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纨绔子 阵也"。是呵,一匹马,寒冬到来有被 子盖,雨雪天有屋子躲避;平时进出有 人伺候,长年吃喝无忧,像菽粟这样的 一点也不能少吃。难怪它们一旦 奋蹄奔跑,不过三四百步,速度和耐力 就拉下了; 再稍微遇上点道路不平, 连 跑步也不够稳了。更恼人的是,这些马 还经常不听指令,不服从命令。这样的 马怎么可以上战场呢?! 加上熟谙马术 弓箭的努尔哈赤从建军初便军纪严、赏 罚明, 他非常重视军事训练, 不打仗时

几乎天天操练兵马, 常会亲自检查马的

骠情: 马匹健壮者赏主人酒, 马 匹羸弱者则鞭笞主人,以示惩 处。正因为有这样的"养"马和 驯马经历, 才日渐打造出了八旗 军所向披靡的制胜铁骑。

反观后来有些八旗子弟, 之所以成 为"多为倚仗祖上有功于国,整日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纨绔子弟",追根究 底,他们的所为恰与先辈培养战马反其 道而行之。只是不知追责起来,是否可 归因于其先辈"养"马有术, 育人无 方。至于那些纨绔子弟的落魄, 当然也 是咎由自取。

年尾的朔风里,上班族的我回家总懒于 做菜,常常混迹在外解决晚餐,空落落的餐桌 着实冷清。小康的日子,连年夜饭席都唤不醒 强列食欲,但奇特的是,令及母亲每年为我烧 制的腊八甜粥,却有冬日如临春天的感觉。

何谓腊八?一曰"腊者,接也",寓新旧交替之意;二曰"腊者同猎",指猎获禽兽以祭祖 祭神;三曰"腊者,逐疫迎春",驱邪祛病之意。 相传这一天还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之日,因 而又有礼佛之意,故腊八节是个祈福吉祥的 节日。如同清明食青团、端午食粽,腊八节合 家在一起食腊八粥,并且馈赠亲朋好友是干 年不变的中华传承。

各地腊八粥的花样争奇竞巧, 品种繁多 而讲究,可搀在白米中的有:红枣、莲子、核 桃、栗子、杏仁、松仁、桂圆、榛子、葡萄、白果、 菱角、青丝、玫瑰、红豆、花生……总计不下二 十种。它也是合胃补脾、清肺益肾、阴目利肝、 益气安神药食同源之大众膳品,对于亚健康 体质的人更是暖心暖胃的冬令之需。

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我们忙碌的生活疏 于照料自己, 更遑论进补养生, 冬至过后不 等节日到来, 母亲就会烧制好两大锅稠稠的

闹地上市。 其一曰禾花雀。 禾花雀就是麻雀,秋

就有两种美食热热闹

在广州, 秋收后

收后它们到稻田啄食留下的稻谷,吃得肥肥胖胖,烧味 店就把它们像制油鸡一样制成禾花雀,一串一串出售, 喝酒的人过酒吃,当其乐融融吧?

其二曰禾虫。禾虫就是稻田中的虫子,外江佬在菜 场看见它们一定吓一跳,它们在木盆里 蠕动,就像一盘蛆虫。但广州人把禾虫与 鸡蛋、粉丝、油条、榄角制成美味的蒸禾 虫,我小时候在广州就很爱吃。几十年没 能吃到,真想吃啊!

人知道。即使出现,也恐怕 留学归来的博士,不是任 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气喘 吁吁, 斜倚栏杆。

侯孝贤说:"我喜欢的 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 迹,而人在其中活动。我花 大气力在追索这个痕迹. 在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 对我而言,这是影

片最重要的部分。 也许因为我不是电 影导演,我看不到 时间的痕迹。时间

不老,不老是不会有痕迹 的。即使有,也大多是通过 人体现, 而我在这里捕捉 不到我想捕捉的人的姿态 和神采。我捕捉到的、感觉 到的唯有老。准确地说,时 间的不老与人的老, 我的 老。人老了,我老了,时间 不老。

明天就是新年,就是

2019年。无需说,2019年 我将更老。然而刚刚发生 的一件事将我从老的感伤 中打捞出来——退休一年 后的我,从校长手中接过 了"中国海洋大学'名师工 程'通识教育讲座教授"聘 书。聘书固然很轻,不过是 -页纸的重量;而同时又 -意味着双一流中 国海洋大学和她的校长对 我的信任和期许。只是,我 已经老了。古道斜阳,西风 瘦马,不知道自己能否挑 起这副担子。毕竟,日语专 业教授和诵识教育讲座教 授之间,横亘着辽远的中 间地带。想到这里,心情不 免有些惶恐和沉重。但另 一方面,我又的确感到高 兴,感到幸运。试想,当一 个人老了的时候仍能为大 家所需求,尤其能为自己 任职二十年因而情有不舍 的大学所继续需求,必须 说,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以主流评价眼光看, 我绝不是多么值得喜欢和 看重的人。不是早年海外

何一项政府奖项的获得 者,不是国家重大社科基 金项目主持人, 更不是长 江学者,不是教育部、国务 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一句 话,不是可以填讲表格,写 进学校工作汇报 PPT 的

> 人。尽管如此,校长 仍对我如此投以青 睐。这意味着,校长 看重的不是我这一 个人, 而是某一类

人, 即在某种意义上大体 游离于主流评价体制之外 的边缘性大学教员,宁愿 给这类人网开一面。而这 正是一所大学比海洋还要 大的精神格局、境界和情

这让我深受鼓舞,转 而觉得自己还不老。不应 该老, 也不敢老。2019年, 新年,新的一年,新的心 情 新的开端!

腊梅一不小心就开了。暖是一个原因,雨是一个原 因。秋天水淹过后,花苞生而叶凋,虽半荫,还是急着绽 放。看来春节是没戏了。莳此花不易可知。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说是暖冬,体感却表明不然。植物不会说慌,紫藤、 凌霄的叶子,经过半月,飘零殆尽,一心一意酝酿下 个花季。安吉拉是不畏轻寒的,但也只稀稀拉拉开几朵 富弱的花.

香樟一年到头不寂寞,叶虽未落,一粒粒黑种子却 不时掉下来,踩破了,鸟屎一样,但对白头翁而言,这却 是应时的佳肴。

冬天里,园丁并非无所事事,有时工作量还更大

杏树、石榴、枇杷、花椒这些,秋天里 已经修剪过, 但要给树干漆上防虫的石 灰,给芭蕉裹上防冻的草垫子。

杏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线就好了不 少,常春藤、铜钱草不断扩大着领地,但 那绿色有些无精打采。园丁不会束手无 李 策,总还是有不怕冷的花,可以营造出一 些气氛来。

紫罗兰,能见到的花色有四五种,配 了几次,才种满花坛。不过,希望这个冬 天不下太多的雨, 否则它会生令人绝望 的霉斑病。羽衣甘蓝、有黄、紫两色、柽矮

棵种之,一直可以生到春天。三色堇的抗冻能力惊人 下了雪都不怕。

冬天的园子显得大了,园丁难免会动起脑筋。这片 竹子过于茂盛,索性砍掉一半?樱花的位置不合适,能 否移一下?无花果夏天疯长得堵住了路,也应该换个地

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大工程。最后 还是挥起镐头,移了一棵蒲草了事。

冬天,一切都是灰蒙蒙的,若逢雨 ,几近一段黑白胶片的影像。这时候红 色的花就特别提神。西洋杜鹃、茶梅平添了许多暖意, 天竺与火棘顶着红果, 就连梅花的花苞也仿佛真的在 传递春消息了。

古往今来,所有的园艺活动,说到底是"农事诗", 试看那些农书里头,除了庄稼果木,亦有花草。

大寒日,气温骤降,园丁终于把自己关在暖房里, 品茗读书了,要知道,这样的闲暇,可是拜寒潮之赐呢。

> 明人徐石麒《花傭月 令》中,派给十二月做的事 情不多,移植、分栽、下种、 扦压、滋培、休整诸事,均 较其他月份为少,大部分 也就是按部就班的提示。 不过作者有些经验颇有 趣,譬如:

"扦石榴,二十五日为 二十四日扦杨柳不生 虫;晦夜(三十日)用斧斫 果树,则子繁不落。

这简直近平巫术了, 园工想,插一枝石榴问题 不大,但年三十夜里,提了 斧头去砍心爱的杏树,是 不是有些精神不正常? 至 于"桂花,腊雪壅根,来年 自盛。"颇想一试,可是,园 丁望望窗外, 仿佛那里悬 着一个巨大的问号:雪在 哪里?

又翻《花镜》,看看古 代园丁十二月的事宜如 何,结果看到这样的话:

"是月晦日、正月旦 日, 五更, 以长竿打李树 梢,则结实多。石榴,除夕 以石块安榴桠枝间,则结 实大。

园丁庆幸自己没有种 李子树, 不必在新年钟声 敲响之际,拿着一根竹竿 去敲树干,不过,如果除夕 夜不那么冷,借着酒劲,他 倒是可以搬块石头,卡在 石榴树桠上,管他,图个吉

在这一节的下面,还 有这样的话:"岁之终,花 之始也。

嗯嗯,我也是这么想



流光外滩 (油画) 姜天雨

腊八粥, 再用小拉杆推车送到我和另一外老 姨家。

老姨告诉我, 母亲做的腊八粥其实是我 们祖籍福州拗九粥的做法。备上桂圆、红枣、 芝麻、荸荠碎块,焯水去了皮的白花生仁,合 着洗净的糯米加入红糖板、冰糖和熟油一勺,

最好的补品——腊八粥

林筱瑾

大火烧开慢火熬上大半个小时, 便煮好一锅 油而发亮的香粥,洋溢着枣和糯米特有的绵 绵蜜意。早在母亲电话里预告出发的那一刻, 我的胃就已经被天雷地火般勾住开始念想, 当满满一锅上桌尚未掀盖, 枣香便率先击中 了我的嗅觉。盛出浓稠的甜粥也盛出厚厚的 母爱,红枣花生的绵柔、荸荠的清脆、桂圆的 滋润、芝麻像小精灵般地点着碎步在我的舌 尖跳着一组冬令的华尔兹。

母亲做的腊八粥不似传统的八宝粥,它 呈黯淡色泽,其貌不扬却十分管饱,一大锅置 于冰箱,以微波炉加热当补品慢慢吃,可以从

冬至过后食至元旦,被戏称一锅吃两年,到真 正腊八节来临,已所剩无几。不过不急,正月 二十九闽人的拗九节又到来了。

闽俗中,正月初九称为"上九",十九为 '中九",廿九为"后九"。在传统观念中,"九" 是不好过的,凡是岁数逢九虚岁的人,生日都 要吃寓意平安的膳食以求健康顺利。正月廿 九日是"后九节",古时"相传拗九届芳辰,各煮饴糜杂枣榛",清早,家家户户都用糯米、桂 圆、红枣、花生、芝麻之类煮"后九粥",因用了 黑芝麻和大量的红糖,粥的颜色黝黑,所以才 俗称"拗九粥",并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孝风 盛行的福州,已出嫁的女儿,也必定要送一碗 "拗九粥",有的还要加上太平面、蛋、猪蹄等 送回娘家,孝敬父母。

暗感惭愧,从今年的新年起,我一定要学 得母亲的秘笈,腊月就捎上一锅"女儿粥"回 娘家,这冬令最上好的"补"品。

十日|谈

安徽老家的冬令 标配:绿豆丸子,请看 冬藏养生须加餐 明日本栏。 责编:龚建星

